



麟經統一卷之九

西吳張杞成夫甫著

男

張趙焯
張晉焯
張邠焯
張雍焯
張時化
張時俊

姪

張魏焯
張鄭焯

全校

成公

年八

汶陽歸

經紀內地復失而重予者之罪焉

全要發晉之制

命不順而後魯微弱不保之罪益彰三罪提起罪魯以禮字為主收二書法中須描寫晉緩魯易景象

取汶陽 歸汶陽 魯取之非道晉之非道

歸汶陽 會虢 易伐陳 平丘同 昧禮狗強執禮當強

歸汶陽 夾谷歸田 昧禮狗強秉禮化強

會虢 歸三田 俱是為國以禮無憚于強

取長葛 歸汶陽 上責宋取以王朝列國鄭

人點起下責魯歸以齊晉韓穿點起

樂書侵蔡 只主楚棄析公一邊書從三帥善

謀點起

嬰齊如莒 主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見望國

秦倫之失

華元來聘

壽納幣

經于六國圖婚而譏其過于禮焉

履繻逆 壽納幣

經重大婚之禮于畧與過者皆貶焉

壽納幣 行父致女

經於內外婚禮而交譏其過于厚也 俱是當使大
夫不當使鄉

圍宋 新城 會宋 會虢

即伯國追錄忠勛之後而政刑之失可推矣 以殺
同括為主而以韓厥之言順題黜化立武及田不可
說他從諫之美乃因其念功錄後而驗同括之殺為
少恩耳收稱國以殺書法 加書救見同括無罪蓋
統角之遇同括在焉易戰邲亦可 或搭蕭魚則趙
武入盟故也若同圍齊會澶淵宋災故俱是趙武

城卜 令狐 立靈

即伯臣世其忠勛而知賞之當延矣 總做不大分
勳 僖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圍宋 侵曹 伐衛

會溫 圍許 彭衙

忠 盟扈 衛雍 河曲 納捷 有救陳

裴林四國侵鄭俱靈公 鉏麇稱其
不忘恭敬

楚人侵鄭 有免侵 黑壤 會扈伐陳 俱成

召伯錫命

經紀王室寵內而深譏其僭賞焉 君天下提起重

九卷
成三
僭賞一意邦君不王只引起下句

踐土 賜命

加城濮公即位同

即王禮之加乎内外而其得失見矣 上比是敵愾
獻功但有下勞之非耳文要斟酌

河陽 賜命

春秋殊尊號而法天之義備矣 俱要根天字發合
之而法天之義始備舊謂臨諸侯主法君天下主恩
然玩傳臨諸侯曰天王只是言其尊若曰惟天尊無
二上而天之下則惟有王云耳君天下曰天子只是
言其親若曰惟天地父母萬物君則天之宗子云耳
主恩主法隱然自在只于兩倒處挑明便是 俱是
備以發意不重事迹

咍贈 糾聘 河陽 賜命 別大臣之號別

大君之號

變聘伐邲

經詳徵兵討小之事而見不義不立者之罪焉 總
叙分作各有二層意總倒書法可見可知俱在聘而
伐上看

燮聘

即伯國徵兵之迹而制命之非義見矣

吳伐郟 燮聘伐郟

經詳兵好有責伯國之不義有責望國之不立 上
比作事寔前此晉不能救今又伐之前此季孫懷憂
今乃從晉伐之照單作

吳伐郟 燮聘 只主晉一邊縱患肆患對

盟貫 伐黃 吳伐郟 燮聘伐郟 資小而

不恤其患棄小而復討其二 主齊桓晉景說上遠

敬仲之言下忽季孫之戒

汶陽歸 燮聘伐郟 土地甲兵各以晉罪起

倒魯不自立

會扈伐陳 燮聘伐郟 會而後伐有禮 聘

而後伐非義

莒僑侵宋 會伐郟 俱責魯聽命于晉而不

能立上前此同兵好後此通婚姻 下臣憂莫恤君

請緩師

衛人來媵

大國婚禮踰制經罪之以示戒焉 主責宋此是初
媵辭要圓活一娶十二女擬于天王故為以欲敗禮
加晉齊二媵同

年九

盟蒲

伯主講信以要二經罪其不知本焉 傳未不知本
與非固結之本相應蓋誠信固結之本也汶陽之歸
晉實不誠不信諸侯是以二于晉不知及求諸已而
敦信明義願欲盟以要之故曰從事于末而不知也
戰鞏 取汶陽 公如晉 馬陵 言汶陽

盟蒲 蕭魚 入夷儀

經原伯主啟二而要盟必即誠信素孚者以罪之也

馬陵 汶陽歸 盟蒲

伯主啟二而要以盟經譏其不知本也 順題倒作

馬陵股不重只見諸侯同好人心未二意 去馬陵同

馬陵 盟蒲

西紀伯信之講得於攘外而失于服內焉 主合不

泥傳上尋蟲牢以安攘作眼下尋馬陵以誠信作眼

盟蒲 蕭魚 衍歸

即誠信服人之事而伯國要盟之非本見矣 如單以蕭魚衍歸論在前

蕭魚 衍歸 八夷儀同

即服二復國之事見誠信之足以感人也 主信在言前四句發意不可徒用事迹盟葵丘蕭魚同或以衍歸搭盟句繹似與句繹來奔事不相蒙或搭墮費借作季路股亦可

如師 取汶陽 歸汶陽 燮聘伐邾

伯令順致人心之從伯令逆致人心之二

盟蒲 蕭魚 惡講信以要二美推誠以服二

信不可知子鮮季路 誠能動物智蓋魏絳

晉命 盟蒲 近正昧本

戰鞏 如師 袁婁 取田 言田 于蒲

義不足以服人而要以盟國佐所以有背城借一之請信不足以服人而要以盟文子所以有德則不競之譏

吳伐邾 言汶陽 會伐邾 于蒲

棄小而復加以兵啓二而復要以信

執滕 曹南 圍曹 取汶陽 歸汶陽 盟

蒲

失圖伯之道失服人之本 愛人不親云不能反已

遽以兵加之信在言前云不知反已又以盟要之

盟蒲 鄆陵 盟非國結之本倖非持勝之道

盟蒲 會平丘 恃信要二矜威脇二平丘傳

原重崇侈權主矜威說上季文子有信不可知之譏

乃徇范文子之謀云下子野有怨讟並作之料乃徇

叔向之言云

致女來媵

經兩貶嘉禮之失而因見內女之賢焉 二柱聯講

摠見伯姬之賢

初獻六羽 致女來媵

經紀望國禮樂而褒貶之義互見焉 上重貶下重

褒

執鄭伯 書伐鄭

經謹伯國討二尤惡二國之昧大義焉 稱人以執

殺伯蠲不書起處輕點重削救上責鄭從楚就義利

上發揮勿以從夷泛說

執鄭伯

春秋紀專執而惡其非伯討也 不以王命不歸京師聯講亦要見鄭當討意殺伯蠲不書是伐鄭時事勿混入

伐鄭

二國棄義從夷經削外救以顯其罪焉 殺伯蠲提過傳中皆夷即華正也指蟲罕受盟以來言故下著一又字

處父救江 樂書伐鄭

經不以恤患之名假外夷以被兵者之罪重也 傳引伐楚以救江與侵陳以救鄭事迹相類只合依傳以救江問辨起不必說江有可救之善

伐楚救江 侵崇 樂書伐

春秋比事之教有直見伯臣之上侵者有直見二國之外比者 將救江比影上影下上重在伐楚見處父志在救江穿之情則異也下重在書救見江患宜恤鄭之罪則異也

樂書救鄭 樂書伐鄭 錄伯救以罪猶夏畧
外救以罪從夷

九國救 樂書伐 錄伯救以予反正削外救
以罪從夷

戰韓獲 執鄭伯 君重于師君重于臣

嬰齊伐莒 壬夫侵宋 易樂書伐鄭韓 厥伐鄭全

春秋兩削外救以二國無可救之道也 上以重賂
故懷利 下以集矢故懷惠 二股皆是既救鄭而
移師莒宋非是攻莒宋以救鄭也

楚子伐鄭 宣十 書伐鄭 削士會救責晉削子

重救責鄭德力義利

盾救陳 書伐鄭

經兩削救兵重討罪而惡從夷也

入陳伐陳救 蟲牢執鄭伐 陳以義德楚而

宋伐之故書衛救 鄭以利從楚而晉討之故削 楚

會曹伐鄭 執鄭伐鄭 利而不要諸禮利而

不要諸義

嬰齊伐莒 與樂書伐鄭同

伐莒莒潰入鄆

經特謹小國被患示保邦之本也 此傳議論是因左氏城惡之說生來其曰昧為國之本即從莒潰上看出不是追論其昧為國之本也當細辨潰者民逃其上也使莒有令政民將効死不去何至於潰哉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云

滅黃 入滑 為國之本政 為國之備事

盟蒲 入鄆 失服人之本 失守邦之本

秦狄伐晉

春秋紀兵而貶用夷以謹辨也 主貶秦一意晉致寇挑入講內傳中中國友邦自相侵伐與除殘賊而出民于水火對者已為不義與以義驅之句相應蓋友邦非殘賊也相侵伐已為不義况與狄共乎自相侵伐即就秦狄伐晉晉狄伐秦二比言舊添出秦人伐晉晉侯伐秦二比未達傳意

衡雍 于暴 晉狄伐 秦狄伐 上二股是

謹華夷之辨下照傳發族類不復分矣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貳國用夷以相攻春秋深貶之也 中國友邦自相
侵伐二句是二比總斷不必復涉上傳省德自反意

盟貫 伐楚 秦狄伐晉 加晉狄伐秦同

遠人用夷即以義驅夷者而其罪著矣

盟貫 伐楚 如楚乞師 伐齊取穀至

經予伯主以義驅夷于資夷者亦危之也

取汶陽 書救 同括 請戰 歸汶陽 盟蒲 伐晉

伯國失政刑而致內外之侮春秋所以譏之也

盟蒲 伐晉

伯國召內外之侮由其信刑之俱失也

衛及狄盟 秦狄伐晉

經謹大防有責要信于夷者有責資武于夷者 中

國自相為盟已非所貴况 云中國自相侵伐已為不

義况 云云

遷宿 伐晉 迫小不仁 資夷非義 盤庚

五遷猶恐 云云况迫于強暴非其所欲乎 武王伐紂

猶慮 云云况率蠻夷以殘夏乎

大棘 侵鄭 盟蒲 伐晉 取賂釋賊不能

服鄭不兢于楚 失信無刑諸侯皆二秦狄交伐

城中城

經譏望國設險以其昧體險之大用也 經世安民之道該得廣而此獨指謹禮言為成公幼弱政在三家發耳然則王公設險云至末正是申說經世安民三句意以見城中城之微守益微也設險之大端言此不過大端耳體險之大用體字用字最緊關大字與微字照令政為莒發魯懲莒禍而城故論及之只從謹禮立論不重責魯亦不可說謹禮即不用城說

獨字可見

莒潰入鄆 城中城 昧為國之本 昧體險

之用 莒小國方遭外患故重政以得民心 成幼弱將有內憂故重禮以定民志各就其所急言

城中城 墮郈費

即望國之興革而見體險之大用為重也 以謹禮立骨一反一正發揮道理勿着褒貶

城中城 平丘 不欲以城郭為固不欲以兵

甲為威

年十

城中城 昌間 昧體險大用昧訓武大本

城中城 城成周 譏其守之微傷其勢之微

黑背侵鄭

經于與國狗伯之兵而特著其寵弟之失焉 晉命

是事寔胡氏即後日事以斷其過寵之非

侵鄭 衛侯奔 會戚 全前下二比作貽禍

正著其過寵之失

年聘 黑背侵 聘大禮兵大權俱寵弟之私

未補出流弊

六國會伐鄭 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

而後伐焉以歸其君春秋惡首亂不以舍服人之詞

與之也

齊媵 見大國之失內女之賢

公如晉

內君越禮以事伯春秋諱其辱也

卻犇聘及盟 與荀庚良未盟同意

十有二年 周公出奔晉

經惡王臣自絕而因傷君道之衰也 君不君臣不

臣是已前事不必用

瑣澤

經畧內外之成存大防也 主大全家氏見晉君昏
闇諸臣偷惰以避楚為得計乃因倖繫以通意遂交
聘而為成未幾而渝盟伐鄭又未幾而南向朝楚禍
端寔兆于此故西門之盟略而不書存中國也

交剛

經紀伯兵挫狄傷其衰也 借瑣澤成楚事照斷方
切時事而不涉浮

十有三年

郤錡乞師

伯國擅徵兵以行私經卑詞以抑之也 晉主夏盟

至無自反而縮之意矣就書法論之言其不以王命

興師則其書法當曰乞也聖人作春秋云以報怨貪

得對誅亂討賊論所以書乞之意若誅亂討賊則請

于天王以大義驅之正是上以王命興師向中道理

傳意重在貪忿不是譏其不以命興師也蓋惟其報

怨故不得請于天王而至于卑服屈損非二意

升陞

戰泓

易盟茂石門同
易咸譚取鄭同

遂乞師

錡乞師

經有重內輕外之文而必同詞以罪其徵兵之私也
上二比只閒說書法以起下段

遂乞師 錡乞師

內外徵兵以報怨經皆卑詞以抑之也 同卑作內

外分股乞字重發收書法要見內外同詞意 加壓

乞戰瑩乞代魴乞救同

錡乞師 伐秦 盟戚 執曹 惡徵兵以行

私 予合兵以行義

取汶陽土地 錡乞師甲兵

經重王命有罪擅以復地者有罪擅以徵兵者 不
請天王以正疆理故書取取者收奪之名不以王命
興師故書乞乞者卑屈之詞

取牟婁 取濟西 遂乞師 錡乞師 土地

甲兵分俱重王命人已同詞內外同詞

首止 葵丘 升陘 戰泓 上尊君抑臣喚

起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 下重內輕外喚起內外

同詞

伯姬歸 王姬歸 遂乞師 錡乞師 上下

同詞以正大倫 內外同詞以明王法

遂圍許 錡乞師 以王事而令兵討罪非王

命而徵兵報怨

如京遂會伐秦

諸侯朝王之慢經權其重以存臣禮焉 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是事寔書法因會伐而行即不能成朝禮非二意作文全重又書公自京師至存人臣之禮上故下文古者諸侯云云皆是發明其說而總結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一句全在書法上發聖人

如京師

諸侯因事而覲王春秋譏其慢也 不能成朝禮只是因會伐而行志不後享意

遂會伐秦

春秋酌詞以明覲王之重存臣禮也

凡伯聘南季聘同錫命 會伐鄭成三侵鄭成

十如京自伐秦

春秋詳諸侯之慢而特示存禮之意焉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脩朝禮者今成之伐秦先朝徒以道

自王都故書曰如以見其慢若然則其所重者在伐秦矣又曰自京伐秦者蓋當時天王屢遣使而述職者闕如即成之朝又不成禮故以伐秦為遂事以存禮也不可以上四股並提

南季聘 榮叔錫命 侵蔡伐楚 侵曹伐衛

侵伐股隨換

詳脩禮用兵之迹而諸侯慢王之罪著矣 王禮未加猶當急述職之典况聘問屢施乎他事未遑猶當脩朝覲之禮况侵伐四出乎以本比起繳

凡伯聘 糾聘 周公聘 王季聘 如京師

天王屢遣使而不知報僅一如京又失之慢二意相承分作要見舉魯而諸侯可知 加會伐秦倒聖人書法作

祭伯來 盟洮 厥貉 新城

春秋抑縱予奪之文無非明君臣之義也 全在書法上發意首以君臣之大倫引起如京伐秦貼明聖人為懼而作春秋意其義得行云一設亦要發

五國伐衛 奪突救子楚丘 抑河陽 縱同上

猷戎捷 河陽 遂圍許 如京 亦同

如京遂如晉 如京遂伐秦 上以二事聘下

以便道朝

河陽 遂伐秦

春秋重君臣之義有正巡狩之名有存述賤之禮
俱在書法上發不可用斷罪語

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至顯慢王之罪

十有四年 林父自晉歸 七年奔晉

觀強臣歸國而伯主下比之情見矣 晉受衛國通

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卒致猷公出奔之禍故書自

晉歸者言晉有奉而歸之易也

僑如以夫人至

望國畜婚失其正經特書以譏之也 不親迎便是

失節

十有五年 仲嬰齊卒 遂如齊 歸父如晉 嬰齊如齊 易戰安同

經原望國立臣之後而譏其失繼世之倫也

躋僖公 君臣 嬰齊如晉 歸父奔同 昭穆上秦

先下立後俱紊大倫

同盟于戚

觀貴戚辭國可以止亂矣 須以遇垂傳爭國之亂說起

執曹歸京

伯國討有罪而正于王春秋所以予之也 傳中晉合諸侯至殺其太子而自立一畧是執得其罪公案文中須要叙起重在執得其罪上做歸京師意串講在中須渾融 春秋爵厲公與其討也然猶不拚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後盟乃盡善也觀曹人之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舉措一不當遂開釋奸之門惜哉

執滕

執衛

執曹

經迭紀伯討而獨予得正者焉 上二事提起重本股作

楚子伐鄭

見西門之軟不足恃意

華元奔歸

經詳外臣出入著其正也 去就渾講俱重討賊以不賴寵而出奔二句語意相連力不能討則不賴寵

而後入總見其不懷
祿固寵而欲正君臣之分春秋非予元之肯歸以其
不輕歸也 司君臣之訓句不可脫二邊俱以此意
發揮 蘇轍以出奔為能討張本與傳意微異不
泥

魚石奔

即強臣去國而大夫靖難之功見矣 魚氏蕩氏皆
桓族也蕩澤弱公室魚石黨焉故華元討而出之以
靖國人

宋楚平

瓚澤

華元奔歸

賢臣勛大而義著春秋予之也 將大勳說起重靖
難發收本傳書法

宋楚平

瓚澤

兩觀賢臣之勳知為國人所與矣 借二事發他勳
之大末須繳有勳如此必為國人所與魚石所畏意
會吳于鍾離

中國通好于僭王之夷經特詞以謹之也 惟吳僭
王比于夷狄故責中國不當親之原是一意吳以號
舉是常例書法見吳之為夷而當外殊會乃此題特

書書法楚亦僭王未嘗殊會而吳獨殊會故傳以成
襄之間中國無伯云故特起殊會之文齊晉亦皆俛
首意最要發曰不敢敵曰親吳曰聖人益傷之不但
責其不當與吳為會大有感慨意

首止 鍾離

兩觀殊會之文意在正分謹防也 觀傳中兩意在
句俱當發聖人意 上邊只是論道理不敢與世子
抗無罪諸侯意

鍾離始通吳也于桓謀偏陽于向為吳謀楚

中國迭通好于僭王之夷經皆特詞以謹之也

盟齊 鍾離 楚始盟吳始會皆要發中國無

伯意

十有六年 兩木冰

經紀陰陽失節之變著君臣見辱之徵也 加沙隨

茗丘只將來一驗

于孟 于泓 沙隨 茗丘 俱咎徵 合隕

石傳

鄭公子喜侵宋 鄭叛晉從楚盟為楚伐宋故

書侵以陋之

樂厲乞師

鄢陵敗

春秋酌詞紀兵而尤示倖勝之戒焉 須發出倖非持勝之道將聖人能內外無患來照凡人情無故而有大功必視天下事皆不足煩吾計慮而驕溢盤樂無所不至患生几席而禍釀蕭牆勢所必至傳中論晉之貽禍只說國內大亂舊說搭三伐鄭見楚張晉怠亦可傳中備書連三卻之誅言單比不必倒

鄢陵敗

伐鄭成十六

諸侯師穎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伐鄭

成十七子重師首止諸侯還

伐鄭

成十七子申師

楚鄭

伐宋

納魚石

楚鄭侵宋

冬子重救彭城伐宋

伯主倖勝而不兢于外春秋所以謹之也 如阜作

不可兩截講下數比總著楚張晉怠不分屬三卻事

不用末二比在悼公之世恐不可出去之亦同

三伐鄭

歷觀伯國不兢于外倖勝之戒昭矣

鄢陵

三伐鄭

夾谷

歸田

墮郟費

論外寧而內安者非聖人不能也 上借三伐鄭論
 出三郤之誅事若以不兢于楚為憂非所謂內憂也
 作文兩邊只論道理如此不在分量上比較 加戰
 韓 于箕 戰邲 盟蒲 交剛 伐秦同 事見
 左傳見三強皆服猶欲敵楚意

戰韓 于箕 戰邲

伯臣懷三耻以志戰不知持勝之道者也

戰韓獲 鄆陵敗

經兩紀交兵有重君而特甚其罪有重君而特戒其

倖 俱要組織左氏成文

城卜 鄆陵 畧伯功之譎戒伯功之倖

鄆陵 盟戲 戒倖勝 取善勝 厲公違文

子之諫悼公用智莖之謀

鄆陵 蕭魚 倖以挫敵誠以服二 或主子

反過則歸已智莖善則歸君

三伐鄭 穎上首止汝上 三伐鄭 牛首北林東門

倖勝之非善勝之績 各邊將三伐鄭問起此其故

何也然後以違士燮之諫庸智莖之謀 云 應之 云

三伐鄭 入吳 入吳

勝兵不可久者二倖與力而已

沙隨不見公

春秋不諱望國之見辱示守身之道也 雖就成公

說却要發垂訓意伸道二句及守身應物意俱重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鄆 沙隨不見

孫齊

經諱國惡而猶有不諱者以示守身之道也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鄆 歸邾益 歸

謹闡

春秋于內君諱其惡而揚其美也 就臣子之禮發

揮 只盟幽 歸益同

假許 盟幽 處父盟 取鄆 孫齊加盟會伐作君弒則書薨

春秋每于國惡必婉詞以存臣禮也 將事寔叙過

總發存禮意

蔡季歸 朔入 高子盟 平莒及邾 伸道

不伸邪榮義不榮勢

盟甯母 弗克納 不伸邪不任勢宜刪

于孟執伐 沙隨不見 上不為賢者諱直詞
以譏其義之背 下不為尊者諱直詞以著其理直
公會尹子伐鄭 倖勝之戒 償分之失 高氏
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數于人矣 汪
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桓文之大征伐雖無
命專行然猶未敢償王臣以臨師旅也厲公驕恣以
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携二爭鄭則要尹
武公單襄公于是王臣奔走道路輒不及息而為伯
者用矣

曹伯歸京

大惡之復國見王室之失刑也 不名者天
嘗絕其位是事寔引起下意自京師是書法

錫命 曹伯歸 僭賞失刑

茗丘

即伯國之辱內臣而信讒之失見矣 只主卻攣近
主晉君亦可

僑如奔

即讒臣去國而伯臣納忠之善見矣 主范文子

盟戶

即內臣見釋于伯見其忠足以動人矣 重行父作

文子聲伯點起

茗丘 盟戶

即伯國操縱內臣聽言者之得失見矣 卻犇聽僑

如文子聽聲伯還主晉君聽卻犇與文子說

僑如奔 盟戶

去說而宥賢伯國之納忠見矣 總是聽文子之言

不必大分

刺僑傳

鄆陵 沙隨不見 會伐鄭 茗丘 僑如奔

盟戶

即伯國信讒納忠之迹而得失見矣 卻犇聽宣伯

故辱君執臣 文子納聲伯故去說宥賢

鄆陵 沙隨不見 伐鄭 茗丘

伯主信讒而辱望國之君臣春秋罪之也

蔑如齊 孟行父如季書救 樂鄆陵范

即肆讒者並舉內外之執政而其情見矣 主魯之

有季孟二句

行父如宣元 行父如成十一 盟戶

伯臣信內臣之忠而釋之春秋之所嘉也 此傳只

言文子相二君城費方說三君

新城 會戶 行父如宣十 盟戶

二臣有夾輔之忠經各旌以示勸也 趙宣子有擁

靈立成之忠鉏麇所謂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季文

子有擁宣相成之忠士燮所謂相君無私積臣之忠也

盟戶 盟宋 季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 范

武子輔三君以為盟主

盟戶 會魏 合同括傳上聽范文子之言不

赦行父下聽韓厥之言而立趙武俱主晉君

盟戶 取鄆 忠足動人節足動人 上行父

范文子下叔豹趙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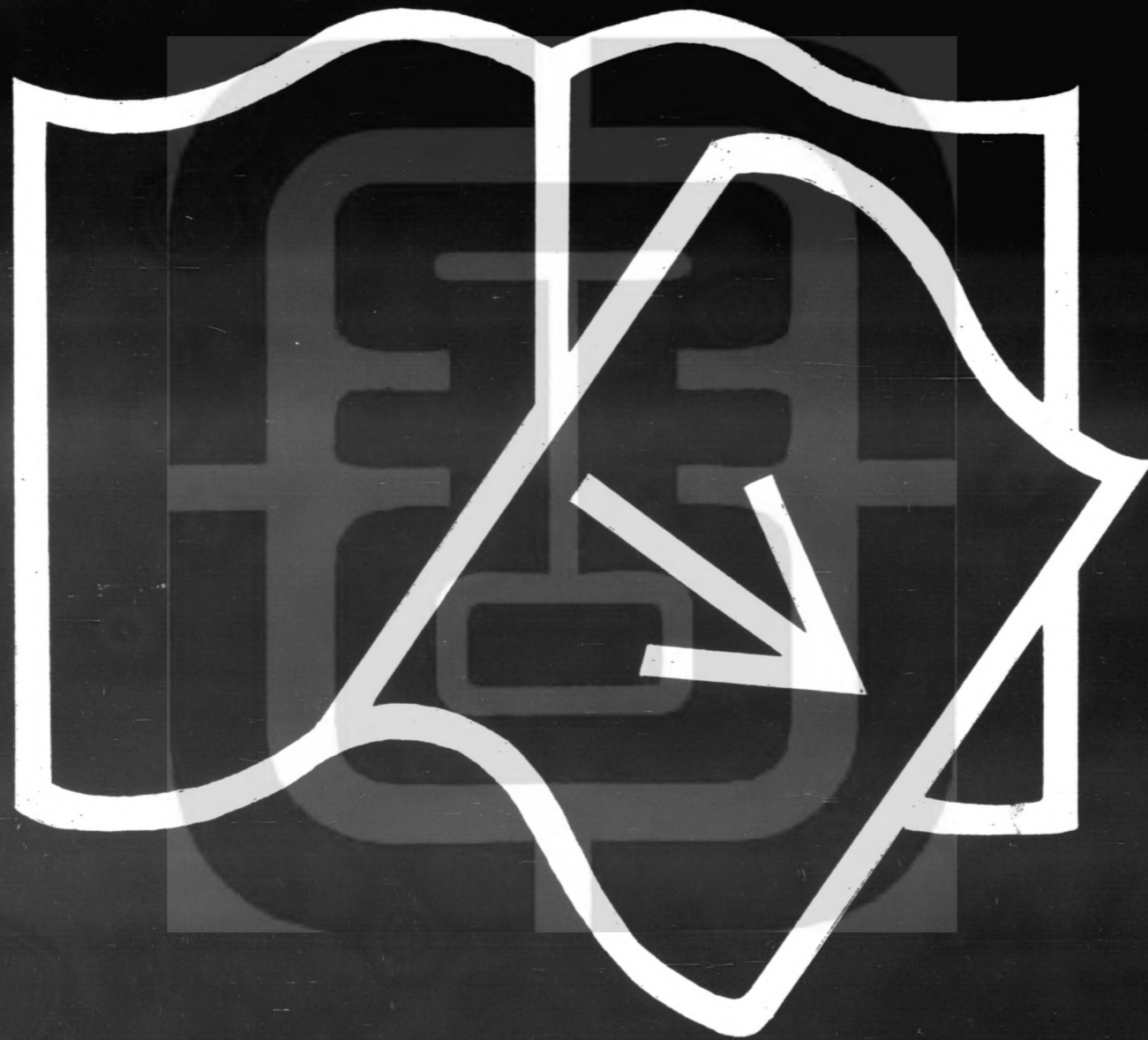
十有七年 夏伐鄭至 冬伐鄭至

伯兵兩舉而不競于夷脩盟之故可知矣 以柯陵

之盟問起末繳出柯陵同懼意須知柯陵之懼非為

二不競而懼乃即不競之迹而斷柯陵之為同懼觀

傳中會于柯陵之歲句可見



原件短缺

柯陵 主鷄澤傳懼外之同須把兩伐鄭落後
一驗 加夏伐鄭至冬伐鄭至同

辛丑用郊

經于望國舉祀而深譏其不時焉 祈穀之郊宜于

正月上辛

荀瑩乞師 主卻錡乞師傳

冬伐鄭至 照鄆陵傳三伐鄭題示倖勝之戒

楚滅舒庸 主鄆陵傳楚勢益張示倖勝之戒

十有八年

公如晉

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
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讎于齊南屈于楚丘甲
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
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
困若丘執而辱于外僑如諛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
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
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
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
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

三百四十二題

麟經統一卷之九

襄公

元年

圍宋彭城

經於叛邑而追書之謹王度也 只發明書宋意見
 彭城宋地楚安得取之宋楚不得取之宋則魚石安
 得受之楚楚與石串者大意在不登叛人盖若以地
 專于石遂不繫之宋是彭城為叛人所得據而疆域
 封守之制載在王章者紊矣 玩兩不得字非是罪
 楚與石只論王度當謹如此

伐宋入彭城 圍彭城 同單但以上股已取
已受倒入辨斷

取汶陽 吳滅巢 正疆域固封守滅巢傳亦
有此題

圍宋彭城 城虎牢 上明度不可紊見宋所
當有 下明險不可大責鄭不能有

圍宋彭城 戍鄭虎牢 楚已封魚石而戍之
矣追書宋以謹王度 晉已遣絳魏而戍之矣還係
鄭以責偏貳

春王正月 僖元 圍彭城

春秋謹王度于擅立討叛者示意焉

城楚丘 圍彭城 不與專封正王法以木瓜

引起 不登叛人謹王度以舊史引起 上戍以三
千人下寘以五大夫

欒書伐鄭 圍彭城 畧詞以謹大防追書以

謹王度 不書子重救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

救之名 彭城係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

之楚

圍宋彭城 荀吳伐鮮虞 謹分地恕正兵皆不登叛人意

伐鄭次鄆

經子伯討而畧外救一裁之以義而已 舊主予晉責鄭分作者傳中責鄭意是予晉原頭不宜平分宜以鄭之從楚黨叛提起見其不義之甚而以晉之放義作正講以削楚之救綴于後倒不書楚救書法如云楚人什君而助臣事之悖者也鄭以集矢之故而甘心焉則既紊夷夏之防而亦昧君臣之義矣今

晉合諸侯以伐之此正放義而行者楚人安得恤其患哉故于伐鄭次鄆之下而不書楚救蓋所以予晉惡鄭而不與楚之恤患也 傳云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鄆見以偏師討鄭而不勤東諸侯之師姑次焉以震懾鄭心耳此只作事寔夷夏君臣意不平只重夷夏 要記此傳內題無圍彭城則只主夷夏無壬夫侵則只主君臣

鄆陵從夷伐宋入彭城党叛圍彭城伐鄭次鄆晉伐

壬夫侵楚救

經惡貳國之昧義故予伯討而畧外救焉 以鄭作
主見鄭以集矢故從楚則紊夷夏之防從楚納魚石
則亂君臣之分晉降彭城而伐鄭放于義矣楚侵宋
而救鄭烏得有能救之名哉去圍彭城同 加三伐
鄭見與楚不二再加伐宋侵宋見什君助臣亦同
圍宋彭城 伐鄭次鄆 壬夫侵宋 予晉放
義以君臣言罪鄭昧義以夷夏言

伐宋入彭城 圍彭城 伐宋次鄆
經原外兵之悖而兩予伯討之放義焉 以魚石入

為楚鄭黨惡論起即點明魚石鄭人之罪轉下融會
傳意發之圍是討石伐是討鄭之黨石不必大開總
是正君臣之分

圍宋彭城 伐鄭次鄆

經兩紀伯討皆予其放于義焉 只主上段傳惟魚
石為叛君之臣故晉之圍為義惟鄭助叛君之臣故
晉之伐為義小分後總串發不分

鄆陵三伐鄭 伐宋入彭城 脫母題上四比
德夷棄夏下比釋君助臣

鄢陵 三伐鄭 伐鄭次鄢 壬夫侵去伐鄭次鄢同

經原二國從夷之私而削外救以著罪焉 只主削

救伐鄭次鄢比只見鄭之見討就轉到楚救上

楚子伐鄭宣十 伐鄭次 上削士會之救著晉

恃力爭貳之非下削子辛之救著鄭昧義從夷之罪

下易壬夫侵同

九國救 伐鄭次

經筆削救兵而從夏從夷之得失顯矣

壬夫侵 貞救鄭

經筆削外救而見從夷逼貳之罪焉

壬夫侵宋

經削外夷恤患顯貳國之昧義也 壬夫救鄭遂侵

宋非侵宋以救鄭宜辨之鄭無可救之善重不能以

大義裁之句

邾朝衛聘晉聘 全重君臣之禮上凡諸侯即

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

大者也然方之事王之禮緩急何如乃脩朝聘而不

奔王喪故著其廢禮之罪

年二

鄭師伐宋

二國從夷令以凌大昧義之罪見矣 借次鄆傳與楚不貳不以大義裁之意發

晉宋衛侵鄭

春秋明師將相等因罪貳國從違之非也 合棄力

與言官命未改二段左傳說 伐喪意作結

會于戚 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

會戚虎城牢

經罪貳國失險示守國之道也 棄險須從舍晉事

楚不明大義上來待衰世意要見蓋人君以宗廟社稷為重遭亂爭之世而處弱小固不得艷言仁義而廢要害也况鄭乃中國之樞虎牢又鄭之樞乎必據必守要發

取牟婁 取郟防 滅下陽 城虎牢

經惡啓疆而尤罪失險者待衰世意也 倒下二股作上二股只作辨當體傳中走遍文法渾融發揮只郟防虎牢或牟婁伐莒潰俱主對

城虎牢 貞伐鄭 晉伐鄭 失險貽患

滅下陽 城虎牢

經兩罪棄險者待衰世意也 先要說聖人待衰世意然後說險不可失上本貪利下本昧義

城中城 城虎牢 惡恃險責棄險兩邊源不

相矛盾總來有國家者內脩其政治為本而外固其藩籬為附使體統肅于國中要害周于四境不以臨事而恃設險之末不當無事而棄已成之藉此萬世常存之道也

年三

嬰齊伐吳

即外夷之屈于敵可為棄賢之戒矣 見楚惟失巫臣而使為吳用授吳乘車射御之法故今日見弱于吳而取駕邑俘鄧廖組甲被練之衆幾無餘矣可不戒哉

公如晉

長檮 知武子辭魯君稽首可謂知尊王之禮借遂納幣傳

同盟鷄澤

經紀瀆分之信而知其病夷之同焉 胡氏只因王

臣與盟一句反覆辨論見鷄澤書同是諸侯皆有戒心之故非為王臣與也若王臣云云何待書同此悼公五會之始玩傳原無貶意只宜照傳模寫諸侯皆有戒心而書同為悼公幹旋方是蓋悼方嗣伯之初積衰未振新政未洽當時苟會淮上之逆方將藉吳以益楚之敵若韓獻子知時之懼謀避楚鋒此亦當時力量如此且經中外楚病楚懼楚自是三項錄疑以病楚為懼楚不可從繁陽事在鷄澤後傳只引以驗其有戒心非謂因此而有戒心也

于洮 翟泉 女栗 柯陵 鷄澤 平丘

經紀瀆分之信而皆著其病夷之同焉 以下三比為主上三比如傳辨過在前

于洮 謀王室 翟泉 謀代鄭 女栗 頃王立 此歷舉

王臣與盟不書同者以為鷄澤書同之辨不可作斷罪語

柯陵 鷄澤 平丘

經歷紀諸侯同欲之盟以戒心于夷也

伐鄭 柯陵 伐鄭至 鷄澤 如會 平丘

廬吳歸

諸侯屢有戒心而脩盟經所以著其同也

突救 齊人伐衛 易執曹全 恤患而明義討罪

而奉法

新城 鷄澤 同外楚同病楚

清丘 鷄澤 上貶其懼楚為失謀下只模寫

其病楚不可謂謀之失 上非惡其反覆而書同

下非王臣與盟而書同

馬陵 鷄澤

經兩紀諸侯病外之同而予奪異焉 干汜既退鐘

儀既虜而猶脩盟乃備馭之豫也 繁陽方師獻子

遂懼而恃此盟非治禦之策也

葵丘 鷄澤 予明分譏瀆分宰孔不下盟諸

侯不上盟单子下約誓諸侯上要言

鷄澤 如會及盟 志懼乎外權統于公

如會及盟

經紀大夫講信幸權之猶有所統也 諸侯在而大

夫自為盟始于此病楚作事寔諸侯猶未失政作正

講蓋晉悼復伯英明之氣尚存列卿交會忠良之心未泯故今日之盟猶出于君而係以諸侯之大夫也義見溴梁傳結中要發諸侯縱權意

荀莖伐許

即伯兵討貳而見其失服人之道焉 主張氏說荀莖晉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益脩德以保陳使陳固而許自來乃帥師問罪于許規模欲速宜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陳侯卒傳

同盟于幽 伐甲隕石 取鄆 遜齊

聖人脩經而有諱有不諱者參文質之中也 此傳所論文質皆從諱名上發來夫子兼帝王而參文質之中放其諱名之文以諱國惡而從不諱之質以紀君名曰放曰從二字下得斟酌蓋謂文質不可偏勝故參而用之畧放其文盡從其質也通傳大意原歸重質一邊 上二比或易宜申獻捷壬申公朝僖公午伐鄭甲午滅偃陽甲午衍歸襄公執宋仲幾執宋祁黎定公俱全 若出午伐鄭取邾當就襄公說盟蔑 偃陽 隆君號以從文 錄君名以從質

五國伐鄭 陽生入 華元厚葬違禮為孝陳

乞立恭獻佞為忠 射姑奔 鄭逃同 考仲子之

宮仲孫來亦全

蔡季歸 鄢陵 蔡季請謚欒鍼不諱忠孝正之

司城奔宋廢司空甲午衍歸 執宋仲幾 諱君名

而廢官人臣之佞書君名以從質聖人之忠

盟幽 滅譚 滅邢 取邾 權仁義參文質

踐土 河陽 取鄆 午伐 謹名寔以全君

臣之倫參文質以兼帝王之道

叔孫豹如晉 知樂重志和上尊卑上下得其

序而後和

公如晉至

經于內君寓外因其安而畧之也 獻子相行能申

借助之情晉侯設享惠諾屬郟之頤 主公在楚傳

陳人圍頓 圍頓以怒楚與侵蔡獲燹相類

年五 公子發聘

即貳國通好於內而見伯業之盛焉 主大全李氏

魯與鄭自輸平語盟以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

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經于望國屬小而交譏其失正焉 鄆不能守其國而屬魯以卑其宗廟魯非有天子命而私屬鄆以為附庸皆失正也晉失主伯之義作結

會吳于善道

即中國之會遠人而見其慕義之善焉 吳人來會而不為主正在此聽好之請宜單主慕義不必帶晉自屈意用作大結則可

會吳于戚

經進遠人之從內好而其情見矣 要者請聽諸侯之好一句故知戚之會來會而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自是不為主主是主人之主非主會之主也聖人之情見矣二句是欲夷狄效順尊中國意乃傳旨歸宿處凡作此傳題宜體此發揮不宜着事迹板講 加善道全單只原其聽好之寔

會戚

會桓

或鐘離或于向俱可

觀聖人進退遠人而其情見矣 就來會往會上見

其主與不主傳中兩則字下得有味須以聖人之情
二句意為主發揮于戚制楚服陳于相通吳制楚

會戚 會相 栢舉 入郢

經兩進退遠人因順逆善惡而施之也

城邢 楚丘 會戚 會相 上重謹天子之

權下重立中國之體 伯者存蕃服以尊王則可專

封建以僭王則不可夷狄服從以聽夏則可專橫以

抗夏則不可

戍陳 伐陳救陳

伯主義勤于與國有見于防患恤患者焉 繳處見

陳不可背意

馬陵 戍陳

伯主安攘之勤有謀協于後事者有慮周于先事者

年六 莒人滅鄆

經直罪小國之滅親誅其心也

梁亡 滅鄆 梁內棄其民有土崩之勢而不

自知言陰移人祀絕血食之傳而人不覺

滅邢 滅鄆 紀覆同姓者以明理之一紀覆

異姓者以明分之殊

年七

城費

內卿越禮以固私邑而世官足戒矣 四山照錄疑
重越禮不度看末世官三句作慨歎餘意玩傳前從
季文子說到宿之不忠便有不當世官意非待傳末
而後發而末三句承義自見矣帶下正所謂義自見
者也斷宜以越禮為案世官為斷渾融發之蓋世官
豈必子孫皆賢必有不忠于公室者必有群小為之
媚者必將越禮不度以強私家而公室由此弱矣豈
不殆哉 群小媚之句有味人情阿附權臣為之爪
牙不必出于大臣所指使自有迎合其意之所欲相
擁以擅威福而不顧者矣

行父如晉文行父如齊宣茗丘成城費

墮費加作三軍舍中軍全

經原內臣有忝于先德而因示世官之戒焉 順題
講下歸重用世官上墮費只作越禮之驗

行父如晉 如齊 如晉 墮費 事君以忠

者大夫之賢為國以禮者聖人之化 兩邊倒處俱

叫出城費

會陽谷 文十六 行父如齊 宣九 茗丘 成十六

大夫歷相而無私忠可知矣 要發忠于公室而不顧私邑意首尾見宿不忠

城費 作三軍 舍中軍

內臣固邑而萌專國之患經示世官之戒焉 去末比以世官縱權對

城費 墮費

即強都之越禮而其興革有由也 主合而不失傳

意先以城而墮証越禮不度意後推原到魯世官孔謹禮分作

季子歸 三卿伐莒

經于望國用人予其賢而不予其世也

季子歸 慶父奔 城費 作三軍 總是魯

之用人惟賢則足以定國惟世則足以啓亂總見用人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意 首止 葵丘 管仲 會鞌

平丘 子產 俱用人惟賢

盟葵丘 城費 用賢臣以成功用世臣以啓亂

城費 城祀 上季忘先德下晉廢先業要原

行父相三君及文襄悼公事照斷

新城 會扈 行父如齊宣 行父如晉成 盾

有擁立靈成之忠鉏麇謂其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君

胡弗念耶 行父有歷相宣成之忠士燮謂其相君

無私積國之衛也宿胡弗紹耶

盟扈若丘全 城費 會豨 執舍 行父效忠

宿悖之叔豹立節舍繼之 下易執曹會奔同

士鞅聘 墮費 其後享范獻子云 民不屬公

可知其後行平季孫云 越禮不度可知

孫林父來聘及盟

圍陳

會于鄆 以救陳也見伯主恤患之勤

會鄆如會

外君欲從伯而未遂春秋特致其志焉 只主未見

諸侯三句作餘皆註卒于鄆者禮義二字要發得出

志字極重 去會鄆全

如會 陳逃

春秋重禮義故予奪乎從違伯好者焉 書法收卒
與逃總見聖人貴華賤夷存天理抑人欲之意 加
會鄆只叙起作案

前盟幽 如會 伯信方與而心異伯好未與
而志同

首止 鄭逃 如會 陳逃 明大倫嚴大防
分 上道名分尊天王以大義為主 下存天理抑
人欲以禮義為貴 父子君臣之變中國夷狄之防

陳侯逃歸

與國棄禮義而從夷春秋深陋之也 時陳侯以二
慶之告懼而逃歸故傳首原晉之勤而下為陳侯計
至致力于陳矣一畧謂陳當伏晉為自安計晉君方
明數句不重晉勢之盛正見陳當從晉以庇國也禮
義二字重傳內下令國中云至之策數句正是禮義
之事當為者義以為路而義莫大于夷夏之防禮以
為門而禮莫大于舉動之節

戍陳 圍陳 會鄆 陳逃

經原伯德之勤而責與國之自棄焉 倒卑渾作

戍陳 圍陳 會郟

觀伯兵動于與國而背伯之罪見矣 傳中引戍陳

二事不是責陳背德盖言晉之致勤于陳而陳可恃

以為固觀傳中亦既勤矣下即承以為陳侯計者云

可見 舊多搭戍陳伐陳救然觀傳中今楚令尹來

伐今字則當搭圍陳會郟為是書圍陳而不言伐者

圍便是伐不可泥看

公如晉

祀伯朝全

會戚

易九年伐鄭 韓厥伐同

雞澤

經原伯國可伐之勢見背伯者之失策也 三股只

借發傳意不是贊晉勢之盛乃為陳畫禦敵之策合

當仗晉處須發能致力于陳意

鄭逃

陳逃

正倫謹防須從首止正倫于郟

救陳說下

陳逃

侵蔡獲燮

春秋兩為小國計而罪夫棄夏挑夷者焉 為陳計

云為鄭計云

侵蔡獲燮

經于小國怒大而責其失保邦之道焉 主貞伐鄭

傳所謂無故怒楚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重責子耳子國不從子產之言

年八

公如晉 此見魯公在晉下乃使季孫宿會為証委政之失張本

邢丘

伯主講好而委政于臣春秋特謹其始也 大夫聽命指今日言不謂朝聘皆大夫也謹始對後此溴梁之會言魯之失正不必重只舉魯以驗諸侯耳失正就失君臣之正言書法貶大夫而稱人所以貶悼也

遂如晉

僖三十一

公如晉

文三

公如晉

襄八

邢丘

溴梁

伯主脩先業而委政經要其後禍而謹之也 重邢丘以溴梁作流弊收稱人書法舊存踐土伐衛題不知傳中所謂朝聘屬諸國如晉言非就王說也脩文襄之業業字非就指朝聘為業此與改命朝聘之數句乃兩意蓋晉自文襄以後伯業稍衰故悼公興而復脩之當時朝晉者無度而悼立未十年魯君四朝矣豈五年一朝之制乎故悼改命之

遂如晉

拜曹田

公如晉

晉請改盟

公如晉

襄八

伯主脩先業以定邦交見政之有節矣 上二比文
襄之業末如晉聽朝聘之數代邢丘比俱重朝聘有
節講委政意結處畧見之

踐土 伐衛

觀二伯之業而知其當脩矣 以本題起駕馭做就
題發文襄之業當脩意而挽到不委政上竟以不委
政作者非是

邢丘 溴梁大夫盟

伯主委政而啓大夫之專春秋特謹其始也 一直

做下倒本股書法

救徐 邢丘 怠業失政 大夫帥師而諸侯
不行昧伯益無怠無荒之戒 重煩諸侯而使大夫
聽命忽周公立政立事之戒

邢丘 盟宋 謹委政之始謹交夷之始 加

溴梁會申全

侵蔡獲燮 邢丘 失謀失政 加貞伐溴 同梁

貞伐鄭

經畧貳國平外之迹見其失保邦之道也 此傳通

自侵蔡失謀上說來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斷之信

任仁賢云至親比四隣即畏天之道也而子耳子國

云至有武功者也正與畏天意相反犧牲玉帛待于

境上云正是不得則力不能敵後之則晉師必至而

為是不得已之計即是屈服于楚而不信處不信字

輕看其能國乎正所謂不能保其國也

楚鄭伐宋 鄭師伐宋 困令 鷄澤 一會 會戚 二會

救陳 三會 會邲 四會 邢丘 五會 侵蔡獲燮 貞伐鄭

伐鄭盟戲 楚伐鄭 晉伐鄭

貳國困外從伯而失謀以啓患春秋罪之也 順題

行文歸重侵蔡失謀上總收特書侵蔡不書平楚書法

侵蔡獲 貞伐鄭 晉伐鄭 加楚伐晉伐同

貳國挑釁而貽患春秋深咎其失謀也 重挑楚上

要見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意下二比今日從楚明

日從晉此子駟待強請盟之策正所謂不信而不能

國也而其失謀國之道總挽到侵蔡上倒侵蔡畧平

書法

侵蔡獲 貞伐鄭

貳國怒大以召兵春秋譏其失謀也 同单總收二書法

貞伐鄭 晉伐鄭

貳國之被兵皆失謀所致也 主合以不智不信分配上根獲燮來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至是而其言驗矣下根貞伐來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至是而其言驗矣

貞伐鄭 晉伐鄭 楚伐鄭

貳國無信以啓內外之患春秋深罪之也 主子展

之言犧牲待盟乃是無信處晉伐楚伐所謂兵亂日至者也蓋侵蔡挑楚之失已莫挽矣及今後完守老楚仗信待晉之言則晉君方明必不棄鄭亦豈至南北蹂躪如此

盟貫 伐黃 侵蔡 貞伐鄭 失字小之義

失事大之智 上管仲下子產

侵蔡 貞伐 夾谷 歸田 武功之禍文德

之效

士匄聘 知禮重承彤弓之賦上標梅角弓帶用

伐鄭盟戲

經于伯主兵信而予其得善勝之道焉 傳首至晉
 師至矣雖是說鄭只原諸侯來伐之由不是斷罪語
 舊主罪鄭予晉分作非也細玩傳叙事雖多只重智
 瑩不與楚戰而還師敝楚上三分四軍以三軍分做
 四枝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我以一軍出楚以全軍
 應楚之用其兵者四而我之用其兵者一于我未病
 而楚不能所為敝之也故善為國者不師以下直斷
 此為得善勝之道下書蕭魚是舉成功以見謀之善

非書法

伐鄭 只主晉師至矣以前一段意罪鄭失謀
 以召兵晉善令事就中點用

貞伐鄭 伐鄭盟戲

經原貳國被兵之由而予伯主得善勝之道焉

貞伐鄭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違善謀以

召兵從善謀以敝外 鄭簡違子展聽子駟 晉悼

卻荀偃用智瑩

伐鄭謀戲 楚子伐鄭 不戰 晉伐鄭 一駕師牛

伐鄭貞救 不戰 伐鄭 二駕東門 楚鄭伐宋 不戰

伐鄭 三駕東門 蕭魚

伯主用善勝之謀以敝外春秋所以美之也 一套

流水做下倒盟戲之下特書蕭魚書法 去貞救伐

宋即蕭魚傳題 加貞伐鄭只作被兵之由 着去

蕭魚則盟戲是定謀三駕是行其謀也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伯主用善勝之謀以敝外春秋特著其美焉 全單

不可兩截作

盟戲 蕭魚 謀以敝外 誠以服貳

侵蔡 貞伐鄭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失

謀貽患用謀成功 忽子產武功之戒 聽知瑩善

陣之謀

陽谷 伐鄭盟戲 定謀報外用謀敝外

樂書救鄭 伐鄭盟戲

經于伯國用師而予君臣之後善焉 桑隧之遇同

括欲戰韓范鞅欲還武子聽之 鄭門之師荀偃欲

戰智瑩欲還悼公聽之俱在聽言上

九卷
襄十四
伐楚 召陵 城濮 鄢陵 伐鄭盟戲

蕭魚

經屢紀伯主制外之迹而深予乎善勝者焉 主汪氏說齊桓服楚晉文勝楚而厲公倖勝則非制馭長策也悼欲繼齊桓帖楚之績則敵方強盛未肯如屈完之服義欲復文公館谷之捷則暴骨以逞或至如鄢陵之倖勝于是數伐鄭而不與楚戰使楚疲于奔命而不能爭蓋桓文以降於斯為盛而晉厲不足矣

楚子伐鄭

經紀外兵加貳見伯國行不戰之謀也 義見盟戲傳荀偃所謂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正待此行也晉不待而成故楚不救而伐耳

會吳于柤

年十

經紀遠人主好傷中國之意深矣 柤及偃陽乃吳入中國之衝悼之會柤蓋謀滅偃陽而通吳也 大意與鐘離同但此當晉悼伯業方盛時講辭要有斟酌蓋晉悼之意不過欲速于困楚不知楚困而吳也 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楚與國通吳要地晉欲

通吳以制楚故滅之主戰邲傳荀瑩專制見將權之重無難制屬意無書法

貞輒伐宋

貳國附夷以虐大春秋責其背伯也

貞輒伐宋 公會伐鄭 上責鄭之從楚伐宋

為不信 下予晉之伐鄭敝楚為有謀

公會伐鄭

師于牛首此三駕之一

經紀伯兵駕外之始而予其善謀也 齊光長滕薛

于叙事後點明伐鄭是致楚而敝之只主智瑩善謀

說不必兼用魏絳

盜殺三卿傳

伐北鄙 夾谷

聖賢從容而卻敵亦其折衝素也 偃息談笑而却

敵非可卒辨須玩本強則精神折衝向此樣題不重

講事迹須就事發意方妙上申王命下明王道 看

此等股雖皆有談笑却敵之功然非卿大夫與傳不

合姑備之 夾谷 會鄭 橐臯全上

伐北鄙 夏伐陳

經紀賢臣之卻敵其辭與禮足觀矣

北鄙 取鄆 郤敵兵勝遠難

會宋 于鄆 趙武當襄甲子貢止藩舍

圍鄭 夏伐陳 取鄆 遐想三臣郤敵非徒

以文詞為功真有一段精神折衝處須從本強說來
不然郤敵兵勝遠難豈區區在口舌間哉 傳中原
說卿大夫此題最合

伐北鄙 貞伐鄭 展禽申王命以郤敵子駟

背伯信以從夷瀕以陪貳政本總起 下比易侵蔡

獲貞輒伐同

戊虎牢貞救

諸侯偪貳而致外救經深罪其非義焉 傳意非責

其不能斷荆楚之路為鄭蔽蓋誅其城與戍之志非

欲為鄭蔽寔偪之耳重一志字須本城虎牢時駐師

阨險以逼意發來方與猶前志意醒切義字是就禦

楚保鄭安攘大義言 鄭國分地云云只當發于書法

內不可入講聖人惡諸侯之逼鄭故以此義責之以

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亦于書法中用之不必入正

講書救直彼此相形見荆楚不若無遺義意

戊鄭虎牢

諸侯阨險以逼貳春秋罪其非義焉

貞救鄭

經紀外兵恤貳蔽罪于逼之者也 傳欲顯逼貳者

之罪魯荆楚之不若故錄其救須從書法上發揮不

可着予楚說亦不可只責晉

城虎牢 戊虎牢貞救

經致意于巖邑之紀罪夫棄之扼之者焉 貞救只

于書法帶之

城虎牢 貞伐鄭 晉伐鄭盟戲 戊虎牢

貞救

二國失險以召侮諸侯扼險以遺義春秋深罪之也

楚鄭伐宋 城虎牢 晉伐鄭 牛首 戊虎牢

經原二國昧義從夷而深責諸侯服之非義焉 只

主鄭人從楚 云一 既照傳順作

會伐鄭 戊虎牢

諸侯討貳而復阨其險春秋深罪其非義也 照傳

伐而復戊串作

貞伐鄭 貞救 上鄭違子產文德武功之言
而侵蔡是以致貞之伐罪失謀 下晉違智瑩脩德
息師之說而戍鄭是以致貞之救罪非義

貞救 公至自伐鄭

外兵恤貳而內兵還見伯國之善謀矣 主盟戲傳
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句

十有
一年

作三軍

經紀大夫之變兵制示失權之戒也 全重聖人書
法意傳首至謂之作見舊制雖存而向屬公者今改

屬私是作三軍之寔其明年至民不屬公可知矣論
兵權去公室之驗昭失國定無正則兵權去公室之
禍而兵權不可去公室則書作舍之大意也 三家
各以父兄子弟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孟氏取子弟
之半而以三歸公叔孫氏盡取子弟以父兄歸公蓋
分國民為十二公得五三家得七也曰季氏益張曰
季氏盡征則知季罪浮于二子曰文宣以來政在私
門則魯之失政非一朝夕故而作三軍不可專咎幼
弱之襄公也

敗鄆季侵陳叔救徐孟垂隴無婁作三軍

入鄆士鞅聘去垂隴無婁同

大夫變舊制以專兵經示失權之戒焉 重單股作前三比見魯之兵制如此未聞專於臣也至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而襄公幼弱三軍遂作則舊法亡矣後以救台聘缺二事驗之題雖不出昭失國定死正亦須點用以發兵權不可去公室意

于鄆侵陳救徐

觀大夫迭將之迹而兵權之屬公可知矣 皆就傳

公說渾癸昔之屬於公意中畧分三支末繳作三軍意

垂隴文無婁二戰安私門城費季氏作三軍

入鄆鞅聘

經紀望國失權之漸因變兵制而深致其戒也

作三軍 入鄆 鞅聘 舍中軍 孫齊

春王

經詳望國失兵權以貽禍所以示戒也 未二比後禍總承作舍說來入鄆二比只作民不屬公之驗不可與後禍並重宜將作三軍做起自是而有鄆之入

九卷
鞅之聘民已不屬公而至于中軍之舍則又四分公

室矣如此一順做下將後禍驗二比在後重發兵權

不可去公室意收作舍書法 去舍中軍同

作三軍 入鄆 鞅聘

兵制變而民不屬公經示失權之戒焉

救台入鄆 鞅聘

即望國兵好而見民不屬公之徵焉

入鄆 鞅聘 孫齊 春王

春秋驗民不屬公而因徵公室之禍以示戒焉

城費 作三軍 戒世官戒失權俱重垂戒意

家不藏甲邑無百雉禮之制也 公車千乘公徒

三萬魯之制也

作三軍 用田賦 示謹權之意 示重本之

意 俱是變制兵權有國之司命農事有邦之大本

史克之頌有若之對

舍之侵宋

貳國凌大以致伯失謀甚矣 鄭欲使晉致死于我

則自當矢志于晉何必為此反覆之計必俟晉之驟

來楚之不能而後決也

侵宋 晉伐鄭 鄭用謀之失子展 晉用謀之善智瑩

公會伐鄭 三駕之二

伯國繼用謀以敝外得善勝之道者也 齊光先莒邾起處點出善謀帶主魏絳但詞須有抑揚見絳之息民既有以內固其根本矣而瑩之敝楚復有以外持其勝筭還重敝楚邊

亳北 伐宋

即貳國協信而猶渝見盟之不足恃矣 此傳著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蓋亳北載書可謂極重之誓而鄭人直以致晉之策尋同而尋叛之是非叛于既盟之後已計叛于未盟之先誓鬼神若戲其慢之至此極而盟猶足恃乎須隱隱起下蕭魚不盟所以為美意

同盟亳北

經以協詞紀貳國之信亦論其後之尋叛而已 須就鄭服而同盟句作主發揮而以既同又叛意含蓄

于後仍繳書同書法蓋不著今日之同不足以見後日之叛夫惟有後日之叛又何取于今日之同

楚鄭伐宋

即貳國渝盟以虐大而盟不足恃見矣 書同本因此伐宋而書文中須弗脫既同意尋復二字可玩

舍之侵宋

晉伐鄭

亳北

伐宋

伐鄭蕭

魚

貳國從致伯之謀以渝盟春秋著盟之不足恃焉

此本傳全題蓋子展之謀直筭到蕭魚與晉上欲致晉師正指三駕伐鄭之師而後與之正指蕭魚不從叛晉說以反覆無常始末通叙過重盟不足恃意

侵宋

伐鄭

亳北

伐宋

即貳國從致伯之謀以渝信見盟之不足恃也 以既同又叛說起見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所以棄信不顧要發盟不足恃意

亳北

伐宋

伐鄭蕭魚

會申

春秋致意于伯事見服貳者不以盟而以誠也 上邊只論盟不足恃意下邊只論誠能感人意而晉悼

之得失自在其中若重褒貶作文則上傳無貶晉意

伐鄭蕭魚

伯主誠以服貳而尤得駕外之道焉 照傳以鄭服說起因推到楚不能與爭由悼公用謀之善 駕楚即在服鄭上見故盟戲傳云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駕楚可言績服鄭不可言績即駕楚一邊只曰城濮之績不越是矣亦無序績之說 此傳原無書法舊主總倒書會蕭魚未當若夫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不是責鄭言鄭不可信而悼公信之不疑何其誠也非書法

也非書法

伐鄭

伯主成敝外之功由其用善勝之謀也

蕭魚

即伯主推誠之好而貳國之服有由矣 鄭不可信意提起

伐鄭盟戲

三伐鄭

駕楚

蕭魚

服鄭

執良宵

不

爭會申 不叛

伯主駕外服內之有道故能制外屈而堅內從也

玩傳宜重駕楚邊渾講為是見悼一推誠而鄭服至
會申之久則楚之不能爭鄭不獨見于執霄之忿矣
何頓屈至此哉蓋悼自剗門後謀魏絳聽武子故三
駕而楚不能與爭云

伐鄭盟戲 三伐鄭 蕭魚 會申

伯主用謀而致外之屈推誠而堅內之從 本傳推
誠就今日言而效乃在後用謀就前日言而效乃在
今此題以伐鄭盟戲對蕭魚而以三駕對會申作成
功乃傳正意 知武子之謀固在盟戲時而盟戲歸
即謀于魏絳息民故搭伐鄭盟戲即可兼二子之謀
伐鄭蕭魚 執良宵 會申
伯主得駕服之道而成功可紀焉

蕭魚 會申

伯好堅二國之從而誠之感人深矣 加貞輒伐宋
楚鄭伐宋以鄭未可信起

盟戲 智瑩 楚子伐鄭 魏絳 三伐鄭 三駕

執良宵 楚不能與爭

伯主用謀而成敵外之功春秋深美之也

楚子伐鄭 三伐鄭

伯主两用謀以駕外而成功有自矣 息民不戰分作主悼公用謀上息民乃滋息之息非休息也 易戍陳戍鄭貞救全戍陳比本魏絳初勸和戎一設議論來

三伐鄭

伯主成駕外之功由其得待敵之謀也 傳中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是見其駕楚之功此題當以三駕成功說來而歸本于用二子之謀一駕二駕雖是不與楚戰然知武子之謀已定于盟戲之時矣若以三駕為用謀講則魏絳息民之策似與三比不相涉

城濮 伐鄭蕭魚

經美伯主之駕外有光於前列也 以城濮之績揚起方見不越是矣為盛只重績上不重謀上若重謀則城濮詐謀不足取矣

城濮 蕭魚 既無伐鄭則與敵楚無干宜以

挫外之譎服內之誠對作

執良宵 會申



原件短缺

缺：襄37~襄38两页

經紀內外之屈服見伯主用謀推誠之效矣

貞伐宋 午伐鄭

南風不競

俱見楚不能與爭

本悼用智魏善謀說

圖宋 城濮 三伐鄭

經予二伯禦夷有制以禮者有駕以謀者 上子犯

示義示信示禮 下智壘牛首北林東門

召陵 蕭魚 外服而待以禮內叛而感以誠

首止 首止 三伐鄭 尊王成一匡之績攘

外成三駕之功

蕭魚 夾谷 推誠服鄭之久 明禮化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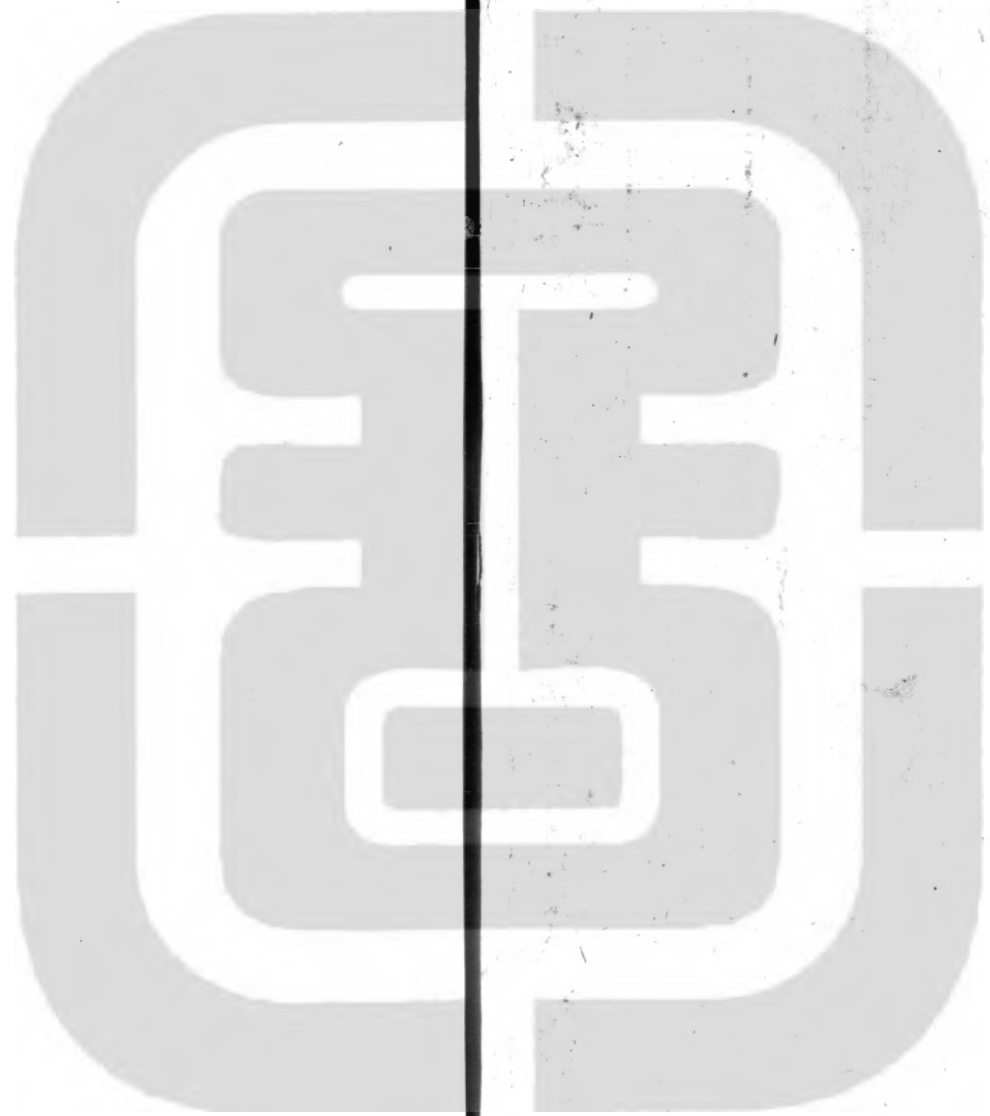
速 加會申歸田同

召陵 城濮 如師表婁 伐鄭蕭魚 表婁

異于召陵蕭魚邁于城濮

執良宵

即強夷僅洩忿于內使伯主之善勝彰矣



九

九

